

酌雅詩話

雲南叢書集部之九十二

酌雅詩話

共三卷

酌雅詩話自敘

余非能詩者也亦非知詩者也何有詩話顧嘗服膺思
無邪之一言以爲是千古言詩極則外聖人之言舍性
情之正而言詩必非佳詩故嘗持此意以論列風雅首
正者莫如邪說邪說者一釋教一淫辭是也淫辭之說
聖人之世無之惑世誣民莫此爲甚程子謂當如淫聲
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乎入於其中痛切甚矣唐人
詩中有贈某上人某禪師之作輒戒學者令勿讀此篇
特以朱子感興論二教詩爲篇首朱子論二教亦有輕
重仙之說詩中或用以寓高致尙可至如丹竈金鼎長

生不老白日飛昇荒誕無稽之論宜與釋氏在所闢者
又或僧寺清潔多可遊賞未嘗不供吟詠而或稱及其
佛題及其僧總不免爲俗話有問於余者曰子之遠佛
如此詩話中何亦採入僧詩二首余曰苟其有得於道
不汨沒於其寂滅之談而果得風雅之趣則亦人其人
而已儒之取笑於此僧者尙多矣何必歸而不受哉至
若古今淫書不下數十百種今士大夫所同好者莫如
西廂聊齋紅樓夢是三書者余嘗比之於妓館之污不
解其何以膾炙人口如此昔有餘杭同年盛稱聊齋不
可不讀者余亟爲辨之因著辟蠹令一篇論淫書之蠹

人心者甚悉夫芳草美人離騷託興其意在於愛君三百篇中淫風不一聖人未之刪者欲以懲創人之逸志亦以觀列國之盛衰其必法韶舞而放鄭聲者正以其淫也如衛碩人一篇形容至手如柔荑膚如凝脂等句可謂揣摩入神抑思其詩固何爲而作其用意果何在耶後人淫詞蝶褻污蠅簡編卽不論其人而論其詩已不可登大雅之堂已陶詩醇厚古茂太初之音詩與人均堪不朽杜固詩中之聖雖顛沛中不忘蒼生社稷所以可傳太白天才東坡大才樂天逸才詩已爲人間絕唱但樂天東坡多贈妓憶妓之作未免脂粉竊欲於二

公詩集中去此等篇以全其美少年人或鄙笑之老成人未必不稱善也更如元之楊廉夫詩才冠世張士誠據吳時東南名士多歸之所不能致者惟廉夫一人是其人品高卓爲何如而多置姬妾載與俱遊至爲香奩八體詞題目已多鄙褻不止爲文章疵類余猶爲深惜之故於此篇旣以闢異說諸篇弁諸首卽以論瞿存齋所載鶯鶯傳一段次其後庶幾合程子淫聲美色以遠之之意亦得夫子一言以蔽之之旨其餘如嘲風月弄草木隨詩人意興所到但有流麗而出於端莊婀娜而含於剛健者俱不必棄去總使歸於風雅有補詩道無

蠹人心而已抑嘗竊附己作者不過以抒寫己意爲朋
儕及子姪輩示教耳非敢云詩也然苟得其意而好尙
不迷於所往其於世未必無補道光己酉中秋前三日
酌雅主人自敘

卷八目錄

一、世宗皇帝御製詩話

二、世宗皇帝御製詩話

三、世宗皇帝御製詩話

詩話卷一

劍川陳偉勳纂

朱文公感興詩論二教二篇云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
山盜啟元命符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
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
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一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羣愚流
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顧盼指心性名言起有無捷徑
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蹟彼荆棘塗誰哉繼
三聖爲我焚其書一瞿存齋詩話云論二教之害然亦
有輕重余謂自漢魏以來詩人感興多矣亦曾有此興
致否長夜漫漫何時旦有文公此二篇意興斯爲紅日

中天余素不言二教者竊不揣固陋步元韻妄擬二首
非敢有僭踰之志亦以發明朱子之意兼伸景仰之私
云爾詩曰古有三不朽修煉豈深山但能盡其性焉知
生死關後人多異術九轉誇神丹此丹一入口飛昇生
羽翰長生固不易偷生奚足難我懷學仙侶俟命斯心
安一自有釋氏教天下多顛愚以彼所謂道不過憑空
虛奈何諸夏人反謂中土無至乃譯其語相與幽谷趨
遂令百世下荆棘紛滿塗我生雖獨後安能容其書
樂天九日思杭州云笙歌委曲聲延耳金翠動搖光照
身又故妓數人頻問訊新詩兩首倩流傳東坡有懷錢

塘云剩看新番眉倒暈未應泣別臉消紅又休驚歲歲
年年貌且對朝朝莫莫人皆憶妓贈妓詩也老杜寄贊
上人云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東坡贈辨才云我比
陶令媿公爲遠公優又聊使此山人永記二老遊皆寄
僧贈僧詩也余獨有詩曰拙性難容脂粉氣狂歌不作
香奩詞篋中今日搜存藁猶喜曾無贈妓詩又有曰名
士常當寂寞時喜交方外與吟詩生平我獨成偏拗不
共僧流接一辭嘗有一富僧士類多與往來及其老也
欲共壽之求序於余余曰和尚乃作壽乎作和尚壽乃
請我爲文乎笑拒之而已

宋宣仁太后上仙置道場內殿有長老升法座一僧問
曰太后今歸何處對曰太后身歸佛法龍天上心在兒
孫社稷中舉朝稱善夫以太后之事而飯僧內殿已非
宮闈清肅時事聞倭僧一語又舉朝無不稱善斯時舉
朝尙有一有識者否佛法龍天果成何語浮屠鄙說浸
人耳目久矣當此僧升法座時想見大小臣工悚息聽
命唯唯諾諾光景及其交口稱善不惟阿順逢迎且於
異端之行更有以生其威而張之歟上之政教如此下
之風俗可知舉世憤憤吾道能無荆榛耶不獨宋宣仁
后事已也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吁可慨矣夫迺爲之詩

曰道場法座果何事佛法龍天更可異太后宜有母道
存飯僧乃以懺何罪舉朝稱善我不知宰相以下都兒
戲吾道荆棘千餘年人心胡爲而此醉

元微之當元和長慶間以詩著名傳入禁中宮人能歌
詠之呼爲元才子風流蘊藉可知也其作鶯鶯傳蓋託
名張生複製會真詩三十韻微露其意而世不悟乃謂
誠有是人者殆癡人前說夢也歸田詩話云云余謂鶯
鶯傳乃淫書也自有此書世之年少讀書人迷溺其中
不少後世復演爲劇於是村夫俗子及婦孺無知胥咸
此而不禁淫心也自來才子言行多不雅馴况見之著

述以誤後人以污名教如此傳者悉詩書中罪魁也宜
禁而焚之久矣又從而表章之何哉爲之詩曰晚唐長
慶間才子元微之妄作鶯鶯傳複製會真詩其言實鄙
猥奈世多貪癡但見讀書人觀之爲意移恍已遇洛神
忽若來西施心猿復心鵠不禁紛交馳此傳將千年貽
誤乃如斯比之作俑者厥罪何能辭願并異端書焚使
俱灰飛

淳南詩話云郊寒白俗詩人類鄙薄之然鄭厚評詩蘇
黃輩曾不比數而云樂天如柳陰春鶯東野如草根秋
蟲皆造化中一妙何哉哀樂之真發乎性情此詩之正

理也又歸田詩話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
游山谷詩喻二人才思之異也後山詩如壞牆得雨蝸
成字古屋無人燕作家寥落之狀可想淮海詩如翡翠
側身窺綠酒蜻蜓偷眼避紅妝豔冶之情可見二人他
作亦多類此跡其生平際遇屯秦不同信乎各有造物
也余按二說云云觀於陳秦郊與白之遇可知矣感此
隨筆書之曰蟲鳴秋草孟東野鶯囀春柳白樂天信皆
造化中一妙郊寒白俗何論偏秦少游何揮毫速陳無
已何覓句艱由來質地有敏鈍悲歡遭際各前緣總之
詩以理性情必得其正方可傳

碧溪詩話論李太白云世俗誇太白賜牀調羹爲榮力
士脫鞵爲勇愚觀唐宗渠渠於白豈真樂道下賢者哉
其意急得豔詞媒語以悅婦人耳白之論撰亦不過爲
玉樓金殿鴛鴦翡翠等語社稷蒼生何賴就使滑稽傲
世然東方生不忘納諫况黃屋旣爲之屈乎說者以謨
謀潛密厯考全集愛君愛民之心如子美語一何鮮也
力士閹闥腐庸惟恐不當人主意挾主勢驅之何所不
可脫鞵乃其職也自退之爲蚍蜉撼大樹之語遂使後
學吞聲愚竊謂如謂其文章豪逸真一代偉人如謂其
心術事業可施廊廟李杜齊名真忝竊也余按黃碧溪